

# 法國在非洲的軍事政策與部署

芮正皋

## 一、前言

在析論主題之前，對非洲作一扼要的介紹，當有助於了解本文。

非洲是僅次於亞洲的世界第二個大陸。它的面積有三千萬平方公里，等於全球陸地面積的九分之二。非洲大陸本身是一個高原，南部比較高，中間有一撒哈拉大沙漠，把它一分爲二，在沙漠之北，沿地中海南岸與北岸在歷史上是不可分，被昔日的歐洲人認爲是歐洲的一部分。至於漠南，文化相當落後，黑人聚居，歐人稱之爲 Black Continent 即「黑色大陸」或「黑暗大陸」，含有輕視之意。我們則稱它爲「黑非洲」。

非洲人口約四億二千餘萬，佔全球總人口的十分之一。人口密度平均每平方公里祇十三人，相當稀少。非洲北部爲地中海，隔海與歐洲相對。西面是大西洋，東瀕印度洋，南端隔南極海與南極大陸遙遙相望。西北非的摩洛哥控制直布羅陀海峽的咽喉，東北非的埃及則掌有蘇彝士運河之通道。在非洲南部，南非共和國據有好望角的戰略形勢，非洲西面，塞內加爾的達卡 (Dakar) 港，在北大西洋戰略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資源方面，世界上的重要資源非洲都有，而且所佔比例甚高。如鈾佔世界產量二〇%，鈷佔五〇%，銅三〇%，金六七%，鑽石九〇%，鋁九六%，錳三七%，石棉六一%，螢石一七%，錒六%，釩一九%，白金七一%等。農產品方面，可可、咖啡、瓊麻等都佔世界重要的地位。

以上是就整個非洲而言。本文範圍則限於和法國有關係的非洲國家，特別是處於漠南亦即黑非洲的國家。這些國家過去都是法國的殖民地，於一八八五年「柏林會議」後陸續設置，她們處於非洲西部或中部（赤道附近）和馬達加斯加；在未獨立前被稱爲法屬西非洲和法屬赤道非洲。馬達加斯加則自認爲不屬於非洲，故須單獨稱呼。以上這些國家大都於一九六〇年代紛紛擺脫殖

民體制而獨立，可以統稱為「法語非洲國家」。鑒於法國和這些國家間的傳統關係非常密切，因此本文所討論的法、非間的軍事關係——除了少數例外——也就相當順利地建立起來。

## 二、法國在非洲軍事政策的依據

### (一) 法國、非洲間相互依賴的一般性理論依據

「非洲的前途與法國的安全息息相關」<sup>①</sup>。這句話是法國現任總統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 就任不到一年半在訪問非洲的時候所講的。由此可見，法國對非洲的政策及其對非洲的依賴，和三十年前戴高樂將軍所揭櫫的非洲政策與觀念，並無不同。法國對非政策並不因社會黨的上臺而影響它的持續性。下列的聲明更證實了這個看法：

「我們（法國）的安全與國際大局無法分開……非洲的演變對法國的軍事安全具有不止一個的關連關係」<sup>②</sup>。

關於法國在非洲應扮演什麼角色，沒有人比戴高樂 (Charles Gaulle) 說的更透澈、更清楚、更具權威性了。戴高樂以後的各任總統，可以說，僅是忠誠地執行、闡明、發揚他的政策而已。

戴高樂在他一生政治生涯中大概發表了八百多篇演講，其中至少有三十四篇是有關非洲的。Patrick Quantin 對戴高樂的演講有特別的研究，他的論著可供參考<sup>③</sup>。

大體上來說，戴高樂三十多年來對非洲所負使命的說辭可以歸納為下列幾點：

——法國傳統性的慷慨（法國對非洲的歷史性和文化性的任務與使命）；

——利害關係（法國和非洲彼此相輔相成，和相互依賴）；

——世界性任務（非洲在世界舞臺上有她的任務，法國也有她世界性的使命，因此法國必須在非洲具有她的影響力，即使須冒鉅大風險也在所不惜）<sup>④</sup>。

在歷史上，戴高樂的非洲理論和看法，可以說發揮了它的實效。法國的法統，並未因維琪 (Vichy) 政府的出現而中斷。由

註① 密特朗總統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一日記者招待會聲明。全文刊於剛果《星報》（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二日）首版。

註② Guilleret B., "Le Sommet franco-africain de Kinshasa", in *Défense nationale*, octobre 1982, pp. 185-189.

註③ In: *Les méandres d'un discours fleuve*, Bordaun, Centre d'Etude d'Afrique Noire, 1978; "La vision gaulienne de l'Afrique Noire, Permanence et adaptations", in *Politique Africaine*, No. 5, février 1982, pp. 8-183.

註④ Duroselle (J.-B.), *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1919 à nos jours*, Paris, Daloz, 1978, pp. 377-383.

於自由法國的首都設立於剛果的布拉薩市 (Brazzaville)，以及法屬赤道非洲的支援<sup>⑤</sup>，她終於依賴非洲的資源與人力，扭轉危局，奠定復國基礎。法國與非洲的大結合和彼此間關係的理論，可以在戴高樂於一九四四年在布拉薩市會議所發表的演詞中看到明確的概念：「有關彼此合作情形，似可逐漸在各領土推行實施，俾使非洲在其發展與進步中，能將彼等之固有文化、利益、願望及未來命運，整個納入法蘭西共同體之中」<sup>⑥</sup>。

但是，戴高樂的理論隨著世局的變遷，也有著及時的適應。到了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地尤其是非洲各殖民地掀起了民族主義及獨立思想的澎湃狂瀾，法國必須順應潮流從事非殖民化 (décolonisation) 運動時，戴高樂宣稱「非殖民化」並不違背法國利益，他說：「我實行了非殖民化運動，因為如果我們依舊墨守成規，從事不符合法國現階段國力及其擴展政策的事務，自將有背法國當前利益及其新使命」<sup>⑦</sup>，他繼續說：「這是一個事實：非殖民化乃是我們的利益，從而也是我們的政策」<sup>⑧</sup>。

稍後，戴高樂又強調，法國和非洲的合作可在兩大霸權之間發生制衡作用。他說：「放棄合作，等於拒絕扮演對非洲發展過程中所需的角色，這樣做也可避免非洲國家投入瓜分世界的兩大霸權之一。法國正當盛世，為什麼要自絕於一個對和平與世界命運有貢獻的傳統任務呢」<sup>⑨</sup>？

以上是戴高樂也就是法國對非洲所負歷史使命的理論根據。

### (二) 法國對非洲的軍事共同防衛以及軍事干預政策的依據

法國和非洲間一般性彼此相關的理論已如上述。很自然地，這種關係順理成章地適用到軍事方面。法國總統府一九五九年一月七日頒佈命令，制定一種「整體同盟」制 (alliance globale)。在此體制下，對法國的任何形式的外來侵略，自動 (ipso facto) 地適用於整個法蘭西共同體，也就是包括非洲衆多殖民地國家在內（一九五八年的法國憲法列有「共同體」(Communauté) 一章）。

一九六〇年代，法語非洲國家紛紛獨立，上述「整體性的軍事同盟」遂演變為「軍事合作」方式。法國和這些新獨立國家分別簽訂「防衛條約」(Accords de Défense)，使得法國在非洲的軍事活動取得了正式的法律依據。法國與下列各國簽訂了防衛條約：

註⑤ P. Quantin, in *Politique Africaine*, op. cit., p. 10.

註⑥ Brazzaville, 30 janvier 1944, in Quantin P. op. cit.,

註⑦ 戴高樂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五日巴黎演詞。

註⑧ 同註⑦。

註⑨ 戴高樂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記者招待會。並參見 *Mémoires d'Espoirs*, t. I, "Le Renouveau" pp. 73-74.

- 馬利（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 塞內加爾（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 馬達加斯加（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七日）
- 剛果（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五日）
- 中非（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五日）
- 查德（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五日）
- 加彭（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七日）
- 象牙海岸（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 達荷美（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 尼日（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 多哥（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

西非洲另一法語國家幾內亞，因為元首思想左傾，要求提前獨立，和戴高樂鬧翻後脫離法國體系，投入蘇聯陣營。至於上伏塔和喀麥隆則認為，簽訂防衛條約影響其政治獨立，故僅簽署技術合作協定。

上述條約，在運作上，可使法國基於條約義務，保障非洲各國國內的安全，以防止或鎮壓內部的政變或暴動。因此，這些條約的簽訂，對非洲各國元首而言，似乎保了一種全險，可以讓他們永掌政權<sup>⑩</sup>。在另一方面，對法國而言，可以使法國能「合法地」干預，以維持非洲若干政權在位，避免因政變而使上臺的野心分子拒絕和法國合作，或投奔蘇聯陣營。如果發生外來的侵略，法國將採取何種行動？我們在此雖無正確的資料加以判斷；但我們可以根據防衛和侵略的廣泛定義：「任何來自外國的反應（*réaction*），不論是否採用傳統或非傳統方式」<sup>⑪</sup>，認定法國政府可以很自由地決定參加干預，去保衛法國認為她應保衛的非洲友邦。當然，祇有法國總統一人有權決定是否干預。

上節所述是一九六〇年代的理論。到了一九七〇年代，由於某些條約、協定的改訂和非洲客觀情勢的變遷，法國對非洲的「軍事干預」（*Intervention militaire*）更形政策化和法規化，成為法國整個基本政策的一部分；而這個政策，並不因社會黨的上臺而有所變更。

註⑩ Gonidec (P.-F.), "Les systèmes politiques africains", Paris, L. G. D. G., 1978, *Les coups d'Etat*, pp. 261-287.

註⑪ Guillemin (J.), *Coopération et intervention, La politique militaire de la France en Afrique Noire et à Madagascar*, Nice, these pour le doctorat d'Etat en Droit, 1979, p. 29.

三個文件可以具體刻劃出法國對外尤其對非軍事政策的輪廓：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九日有關釐訂一九七七～一九八二年軍事計劃綱領法案的序言章<sup>②</sup> (Preamble de la loi du 19 juin 1976)

——一九七九年三軍參謀總長所頒行的「部隊一般訓令」(Instruction générale pour l'emploi des Forces armées ou I. G. E. F. A.)<sup>③</sup>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國防部長葉紐 (Charles Hernu) 在「國防高等研究學院」(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de Défense Nationale) 對第三十五期學員所作的演講詞<sup>④</sup>。

基於上述文件，法國在歐洲之外對於友邦應負起保衛各該國安全的責任；或基於條約，或基於經濟或文化所產生的休戚相關的事實<sup>⑤</sup>，亦應如此。

「在海天遙隔的那面，我們的部隊駐紮彼邦，具備軍事干預的能力，首先應負起維護海外地區安全的責任；也能以不同的型式從事涉外行動，或基於國際組織的要求，或循當事國之籲請參與各項任務，或則視情勢需要對遭威脅國家給予軍事的及技術的援助<sup>⑥</sup>。在法國本土之外，部隊須能支援並執行政府決定，以貫徹政府政策，保衛國家利益，防阻或解決對法國直接或間接有關的危機與紛爭」<sup>⑦</sup>。

以上是季斯卡總統 (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任內法國參謀總長於一九七九年所發表的有關法國軍事干預的官方論調。這些理論並不因社會黨上臺而有所變更。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and) 總統的國防部長葉紐，於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在「國防高等研究學院」所作的下列聲明，即可證明法國這套軍事政策還是有其持續性。他說：「法國的國防政策並不僅止於古老的歐洲……我們不要忘了那些和我們締結軍事合作和防衛條約的國家……我們執行世界性戰略的部隊於一九八二年擁有戰鬥人員一八、九一〇人，飛行器 (Aéronefs) 七十六架，艦隊五十艘……這些兵力有時不足以解決所有海外的問題。因此，我們備有快速支援部隊，一經請求可以立即採取行動。為讓這些把法蘭西光芒普照海外的部隊發揮更大效果起見，我們還須加強它們的裝備

註② J. O. R. F. du 20 juin 1976.

註③ In *Défense Nationale*, novembre 1980, p. 34.

註④ In *Défense Nationale*, décembre 1982, pp. 7-22.

註⑤ Sevrancks (Général J.), "Les actions récentes de la France en Afrique", *Défense Nationale*, novembre 1980, p. 33.

註⑥ *Idem*, p. 34.

註⑦ *Idem*, p. 34.

」<sup>①②</sup>。

由此可見，以為密特朗出任總統後社會黨將放棄對非洲軍事干預，顯然是一種錯誤的看法。而一項新的一九八四—一九八八年改進對外軍事干預部隊裝備計劃綱領法案的釐訂，更可說明法國當局對非洲軍事政策的重視。

### 三、法、非軍事合作關係的演變

一九六〇年代，法國前非洲殖民地紛紛獨立，由於各國和法國簽訂了軍事條約，彼此渡過了一段和諧合作的時期<sup>①</sup>。但是，慢慢地，由於國家主權觀念隨著時代的演變而加強，都分非洲國家開始要求法國修訂彼此間的軍事防衛協定或條約<sup>②</sup>。非洲國家對法國的這種共同意願，可以由馬達加斯加當時的外長拉齊拉克 (Didier Ratsiraka) 於一九七三年所說的一句話具體地表達：「要求第二個獨立」(“Revendication pour une seconde Indépendance”) <sup>③</sup>。

有關法國和從前的非洲殖民地間的軍事合作關係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國家願意繼續保持一九六〇年代所訂定的軍事合作關係，亦即維持原狀，如中非、象牙海岸、上伏塔、加彭等國。

——第二類國家，願意在合作形式上有所變更，而在內容實質上大體維持原協定。如塞內加爾要求並且獲得重簽新約，稱為「軍事技術合作協定」(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九日)。該約廢止法國獨佔供應軍用物資與武器之原則；另外對法國軍事人員在塞國軍隊執行作戰或維持治安的任務予以若干限制<sup>④</sup>。但在另一方面，塞內加爾同意法國在塞國首都達卡設置基地<sup>⑤</sup>。法方則承諾承擔塞國七年建軍(一九七四—一九八一年)裝備計劃的百分之九十的費用，價值一億八千萬法國法郎。

——第三類國家，她們對於一九六〇年代所簽的防衛條約的「防衛」(Défense)一詞甚為敏感，認為有損主權，須改為「

註<sup>①</sup> Heru (C.), ministre de la Défense, in *Défense Nationale*, décembre 1982, p.18.

註<sup>②</sup> 有關這段法、非合作時期的研究著作可參考下列各書：—Raulin (H.) & Raynaud (E.), *L'aide au sous-développement*, Paris, P. U.F., coll. Tiers-Monde, I. E. D. E. S., 1980, 261 p. —Ki-Zerbo (J.), *Histoire de l'Afrique Noire*, Paris, Hatiers, 1978, pp.429-435 & 445-450. —Mbokolo (E.), *Le Continent convoité (l'Afrique au XXe siècle)*, Paris, Axes, Coll. Sciences humaines, 1980, 281. p.

註<sup>③</sup> “La présence militaire française en Afrique” in *Libération Afrique*, janvier-février, 1979, pp.9-16.

註<sup>④</sup> Chaignau (P.), *Madagascar, de la Première République à l'orientation socialiste, processus et conséquences d'une évolution politique*, thèse pour le Doctorat de Sociologie politique, Université de Paris X, 1981, pp.502 et seq.

註<sup>⑤</sup> Article 7 of the “Accord de Coopération militaire technique franco-sénégalais” of March 29, 1974.

註<sup>⑥</sup> “Accord de Défense” (signed concurrently with the Accord de Coopération militaire) of March 29, 1974, article 7.

合作」(Coopération)條約，並經法國同意，紛紛改訂：

(1)馬達加斯加於一九七三年六月四日改簽「軍事」及「技術合作」兩協定。但兩年餘後馬國發生政變改國號為「馬達加斯加民主共和國」，改走蘇聯路線，和法國所簽的協定，當然變成具文，法國也不得不自馬島的軍事基地撤退，而遷往附近的法屬留尼旺島(La Réunion)的聖戴尼斯港(Saint Denis)。

(2)剛果和法國於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改簽「技術合作協定」，法方僅負責訓練剛果部隊和供應部隊武器裝備。但一九八一年恩格索(Sassou Nguesso)總統上臺，和莫斯科簽訂軍事條約。法國和剛果的軍事合作當然受到很大的影響。

(3)喀麥隆於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和法國改簽了一項象徵性的「軍事合作協定」。

(4)貝南(原名達荷美)於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改簽一項「軍事技術合作協定」，把法國在前達荷美的地位大為降低。隨後，由於貝南當局實行馬列主義，使法、貝關係更形低迷。

(5)查德政府於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及六月十九日和法國分別簽訂一個軍事合作協定和一個補給支援協議。

(6)多哥於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改簽一項「軍事技術合作協定」，但內容迄未公佈。

(7)茅利塔尼亞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二日僅接受法國協助設立一個軍事學校，不及其他。

(8)尼日於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九日也改簽了一項軍事合作協定，包括優先接受法軍補給的規定。

綜上所述，和法國保持距離和疏遠的國家並非佔絕大多數。其次，法國和馬達加斯加、剛果和貝南等國的關係雖趨冷淡，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法國在另一批並不屬於法國殖民系統的法语國家間建立了關係。她們是薩伊(原為比屬剛果)、布隆地(Burundi)和盧安達(Rwanda)。薩伊和盧安達分別於一九七四年五月與一九七三年七月和法國簽訂「軍事技術合作協定」，蒲隆地曾於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和法國簽訂一個「防衛協定」，嗣於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及六月五日以兩國換文方式加以修訂。

法國和這些非洲國家，由於使用同一語言——法语，加以軍隊的結構和訓練相同，以及習慣等形成親和力，使法國在這些國家間建立了鞏固地位。在法國的「優惠盟邦」(Alliés Préférentiels)方面，如塞內加爾、象牙海岸、加彭、喀麥隆等國，法國的軍事合作等於是各國元首們的安全和政局穩定的保證。對影響力稍差的國家(如剛果、馬達加斯加、貝南、馬利等)而言，至少可以藉最低限度的合作維持法國在當地的存在，以待情勢變遷，東山再起。因為法國的執政當局二十餘年來，就知道在一個「被覬覦的大陸」(套用姆卜哥洛(Elikia Mbokolo)所著書名：Continent Convoité)不能造成真空，否則立刻將被「敵霸」或「友霸」所填充。在這一方面，法國對於蘇聯勢力的擴張，多少產生一些抑制的效用<sup>②</sup>。這也是法國釐訂對非軍事政策和在非

註② 參照Mbokolo (Elikia), *Le Continent convoité*, Paris, Axes, coll. Sciences humaines, 1980, p. 281

洲作軍事部署的一個外在原因。

#### 四、蘇聯在非洲的野心影響法國的軍事部署

有關蘇聯在非洲擴張勢力的情形不屬本文析論範圍<sup>⑤</sup>。但鑒於法國在非洲的戰略觀念確與蘇聯在非洲擴張勢力的企圖與事實有密切不可分的關係，因此本文也就在這一方面作一概括性的論列。

東、西方在政、軍勢力方面的競爭上，非洲提供了美、蘇抗衡的新地區。蘇聯自一九七六年起已成爲「在非洲舞臺上一個外交和軍事的重要角色」<sup>⑥</sup>。今天，蘇聯在衣索比亞、安哥拉和莫三鼻克等地區所建立的軍事網，業已引伸到法語非洲國家如剛果、貝南等國。

一九五〇年代蘇聯對非洲似乎並不重視。一九五六年蘇共第二十屆大會開始有支援殖民地民族運動的決議<sup>⑦</sup>。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間，蘇聯積極爭取幾內亞的都雷 (Sekou Toure)、馬利的凱達 (Modibo Keita)、和迦納的恩克魯瑪 (Nkrumah)。嗣後，逐年擴展，並利用古巴，使蘇聯的勢力掌握了非洲關鍵性的點與面。茲將蘇聯歷年在非洲較重要的軍事行動依照時間順序臚列於後：

——一九五八年：幾內亞不聽戴高樂的勸告逕自獨立後，幾內亞總統都雷立即請求蘇聯（及捷克）裝備一支五千人的部隊，並加以訓練；

註<sup>⑤</sup> 有關蘇聯在非洲的政治軍事勢力可參閱下列各書：

- Janowitz (M.), *Military Conflicts: Essays in th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f War and Pea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5, 319 p.;
- Sokolowski (M. V.), *Soviet Military Strategy*, Strategic Studies Center,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New York, Crane, Russak, 1975, 494 p.;
- Craig (G. A.), *War Politics and Diplomacy,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F. A. Praeger, 1966, 297 p.;
- "La Politique militaire de la France", revue *Paradoxes*, May 1980, 180 p.;
- "Afrique, enjeu international", *Projet*, No. 136, June 1979, pp. 675-705.
- 註<sup>⑥</sup> Lavroff (D. G.), "L'Afrique, nouveau lieu de confrontation", in *Géostratégie et Economies mondiales*, No. 1, Cahiers Français, Nos. 199-200, janvier-avril 1981, p. 89.
- 註<sup>⑦</sup> See article of Zaki Laidi, in *Défense Nationale*, décembre 1978.

法國在非洲的軍事政策與部署



——一九六一年：法國撤離馬利基地後，蘇聯撥給馬利政府相當於三百萬美元的軍援；同年蘇聯提供迦納四百個獎學金，供迦納選派人員在蘇聯軍校受訓；

——一九六三年：蘇聯負責訓練並裝備索馬利亞一支兩萬人的軍隊；

——一九六四年：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接受蘇聯軍事顧問七十人，東德顧問三十四人；

——一九六六年：蘇聯調派古巴部隊一千人赴幾內亞，以防發生類似迦納政變的事件；

——一九六七年：蘇聯提供大量軍援給內戰中的奈及利亞政府以對抗比阿弗拉(Biafra)分離分子。稍後，蘇聯在葡萄牙「非殖民化」過程中，軍援「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P.L.A.)，予以武器裝備並訓練作戰；

——一九六七年：這年也是蘇聯以武器支援羅德西亞黑人反抗白人政府的開始；

——一九七五年起，蘇聯在非洲的軍事勢力開始大量增加，尤其在前葡屬非洲地區。她並利用外籍效勞部隊如越南、東德、北韓，特別是古巴配合行動<sup>②</sup>。在安哥拉，古巴軍即有兩萬人之多。一九七七年，古巴軍事顧問五十人抵達衣索比亞。這一年的七月也是蘇聯供應衣索比亞政府「米格」二十一型機、防空火箭、和約二百輛的坦克車等大量軍援的時機。同年底，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在奧加登(Ogaden)作戰，古巴派遣一千五百人增援衣軍，並建立了一條哈瓦那與阿迪斯·阿貝巴之間經過羅安達(Luanda)的空橋。隨後，續有一萬古巴軍派往，一九七八年三月另增七千人，一九七九年蘇聯軍事人員二千人抵達，以致這個非洲戰場的拉鋸戰欲罷不能，而於一九八二年六月重啓戰雲<sup>③</sup>。

法國當局眼見古巴能在如此遙遠的距離，在短短十個月期間運送如此龐大的兵源到非洲，同時，蘇聯也能在極短期間派遣數千高級軍事人員前往衣索比亞等地，加以法國本土所需資源的百分之六十必須仰賴於非洲供應的事實，我們很可以了解法國為何什麼需要加強其干預部隊的兵力，並在非洲有關地區派駐部隊<sup>④</sup>。

## 五、法國軍力簡介

註② See *l'Etude d'Annie Kriegel, in les actes du Colloque sur "L'expansionnisme soviétique"* (décembre 1981) publiés(1982) par l'Institut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 sous le titre "Le communisme: un monde en expansion".

註③ See Chaigneau (P.) *La Politique militaire de la France en Afrique*, CHEAM, Paris 1984 pp.56-57.

註④ See Chaigneau (P.), *op. cit.* pp.58-59.

法國雖退出北大西洋公約<sup>③</sup>，但並不反對北約組織。法國的軍事力量在西方集團中也佔了相當重要地位。法國的軍力構成如下<sup>④</sup>：

——傳統部隊：三軍部隊總共五〇二〇〇〇人<sup>⑤</sup>，裝甲車三、一二〇輛<sup>⑥</sup>，戰鬥機五三四架<sup>⑦</sup>，攻擊潛艇二十三艘<sup>⑧</sup>，大型戰艦五十二艘<sup>⑨</sup>。

——核子部隊：沒有洲際飛彈<sup>⑩</sup>，十八個中程地面發射飛彈<sup>⑪</sup>，五艘核子潛艇備有發射臺<sup>⑫</sup>，六十四個「裝載」飛彈 (missile embarqués)<sup>⑬</sup>，沒有戰略轟炸機<sup>⑭</sup>，三十七架中程轟炸機<sup>⑮</sup>。

——國防費佔國民生產毛額：三·九%<sup>⑯</sup>。

傳統部隊的任務除了保衛國家領土外，還有維護法蘭西糧食供應和維護法國在世界各地不同型式的條約義務：軍事干預、技術與軍事援助、支援、為維持和平之行動計劃等<sup>⑰</sup>。

為達成上述任務，除了遠征部隊臨機隨時調派外，法國在若干非洲重要據點派有常駐部隊支應。依據一九八一的統計，法國

註<sup>③</sup> 法國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理由，學者間解釋不一。但部份理由可能是鑑於北約的適用範圍不包括非洲的緣故。有關這一點可參閱戴高樂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的聲明。見 in Guillemin (J.), *op. cit.*, p. 120.

註<sup>④</sup> 資料來源：François, *voici votre Armée*, S.I.R.P.A., pp. 78 et 79.

註<sup>⑤</sup> 美國二、〇六九、〇〇〇人；蘇聯三、六三八、〇〇〇人。

註<sup>⑥</sup> 美國一萬輛；蘇聯五萬輛。

註<sup>⑦</sup> 美國四、八六四架；蘇聯五、四二〇架。

註<sup>⑧</sup> 美國八五艘；蘇聯一七四艘。

註<sup>⑨</sup> 美國一七九艘；蘇聯二一九艘。

註<sup>⑩</sup> 美國一、〇五四枚；蘇聯一、四〇〇枚。

註<sup>⑪</sup> 蘇聯六九〇個。

註<sup>⑫</sup> 美國四一艘；蘇聯七〇艘。

註<sup>⑬</sup> 美國六五六個；蘇聯九五五個。

註<sup>⑭</sup> 美國三六六架；蘇聯一三五架。

註<sup>⑮</sup> 美國六六六架；蘇聯六六五架。

註<sup>⑯</sup> 美國六·七%，蘇聯一三%，西德五·九%，英國五%。

註<sup>⑰</sup> See: François, *voici votre armée*, *op. cit.*, p. 78.

駐非部隊員額分配如下<sup>④</sup>：

吉布地	三千五百人
加彭	五百人
象牙海岸	四百人
塞內加爾	一千二百人
喀麥隆	約六十人
中非	一千一百人

同時，法國在非洲各國也派有若干軍事顧問，其國名與人數如下：

吉布地	一百五十八人
加彭	一百三十二人
象牙海岸	一百一十一人
塞內加爾	四十人
喀麥隆	七十五人
中非	三十二人
多哥	七十一人
茅利塔尼亞	四十四人
尼日	六十三人
上伏塔	十八人
貝南	零
剛果	八人
馬達加斯加	七人
馬利	五人
幾內亞	零

註④ Sources: Fiches de travail du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ee also: Luckham (R.), "Le Militarisme français en Afrique", *Politique Africaine*, No. 5, février 1982, p.99.

布隆地	十七人
盧安達	八人
薩伊	一百二十八人

法國在非洲各國僑居的人數相當多，這也證明法國與非洲各國關係的密切與深厚，茲列表如下：

吉布地	二六、八二四人
加彭	五一、二三三人
象牙海岸	一八、七〇四人
塞內加爾	一六、〇五二人
中非	三、八五六人
尼日	二、三九八人
上伏塔	三、七八二人
貝寧	二、三九八人
剛果	五、八六三人
馬達加斯加	一七、八六八人
馬利	三、〇〇人
薩伊	五、二三三人

上述各表可顯示，法國在非洲各國的常駐部隊總計約七千人，軍事顧問約共九百餘人，但都分散各地。當然，遇有特定事故，上述兵力不足以支應，仍有賴於法國本土派遣的遠征「干預」部隊作為主力。但上述地方部隊至少可以發揮接應、支援和補給的作用。

上述接應、支援和補給等的作業，都有賴於基地的支應，在一九六〇年代，法國在非洲有上百的大小基地；今天祇剩下了四個主要的基地：

- 達卡 (Dakar) 在塞內加爾；
- 布埃港 (Port-Bonnet)，在象牙海岸；
- 自由市 (Libreville)，在加彭；
- 吉布地 (Djibouti)。

法國在非洲的軍事政策與部署

在七〇年代，法國原保有兩個極重要的基地：馬達加斯加北端的蘇阿瑞港（Diego-Suarez），和處於非洲心臟地帶查德的恩嘉梅那（N'Djamena），但均先後撤離<sup>④</sup>。今天，非洲西部的達卡和東部的吉布地是法國兩個最重要的戰略基地。

達卡，塞內加爾的首都，位於非洲的西部，是一個極好的基地，海空的樞紐，可通往拉丁美洲、幾內亞灣和南非。依據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評估，如果歐洲發生核戰，達卡在三天內可集中盟邦船艦八百艘！英國和阿根廷爲了爭奪福克蘭島（Falkland）而發動戰爭時，英國曾獲得法國的同意使用達卡作爲中途站。

至於吉布地，它的戰略地位更是無可比擬的。它位處紅海，在非洲之東，爲非洲與中東的通路，雄踞蘇彝士運河南端出海口，控制油輪要道。港口之深、腹地之大可以容納四千艘船艦停泊。是一個海、空兩用的戰略大港。

至於法國其他兩基地（象牙海岸和加彭），其重要性自遠不及前述兩基地。它們主要是作爲空運的中途站，但法國也駐有兩個營和一個裝甲分隊。

以上四個基地是法國在非洲軍事部署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法國如需在漠南有所行動，駐紮在這些基地的法國地方部隊，可在遠征部隊尚未抵達之前，先行負起他們的先鋒任務。因爲，法國在漠南軍事干預的戰略步驟是三部曲<sup>⑤</sup>：

——遇有危機爆發時，非洲國家的本國部隊必須首先擔任初期的鎮壓除暴任務，堅守據點，等待法軍干預部隊抵達；

——由當地或鄰近法國基地駐軍派兵支援；

——最後由法國本土空運遠征干預部隊增援。

當然，上述軍事干預的成功或失敗，決於「時間」因素，必須以最迅速行動付諸實施。但遠征干預部隊的組織與裝備也有莫大關係，當於下節析論。

## 六、法國遠征軍的組織與配備

法國是否參與軍事干預，這個決定權是在法國總統。他可以拒絕參與，例如一九六三年八月戴高樂拒絕剛果總統于魯（Fulbert Youlou）籲請制止暴動終於導致後者被迫下野；他可以決定干預，例如季斯卡總統於一九七七～七八兩年決定協助薩

註④ 馬達加斯加於一九七三年廢止法、馬軍事防衛協定，法軍於一九七五年撤離馬國基地。查德政府則於一九七六年要求法軍自查德撤退，嗣後同意法國可在其

基地作技術降落，但利比亞在查德展開軍事行動後，法國即喪失查德的基地。

註⑤ 法名爲“Malouines”，西名爲“Malvinas”。

註⑥ “Du Militaire, du Strategique et du Politique”, entretien avec Gérard Challand et Claude Lefort, in revue *Esprit*, avril 1981, pp. 25-41.

伊，終於救平蘇聯在幕後支援的前「卡坦加憲警部隊」，而使薩伊保持領土完整。

法國總統原則決定後，負責實施作業的有兩個機構。一個是「部隊行動指揮中心」(C. O. A. "Centre Opérationnel des Armées")，由參謀總長直接指揮。另外一個是專門提供一切有關情報資料供行動中心參考的「國防總秘書處」(S. G. D. N. "Secrétariat Général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法國干預部隊由海、陸、空三軍組成，以地面部隊為主，空軍祇是負責運輸、補給、偵察等任務；海軍除了運輸、補給任務外，必要時負責支援兩棲作戰（如登陸情況）的使命。目前的趨勢則傾向於發展空運機動部隊<sup>⑤</sup>。法國干預部隊所使用的配備有下列數種：

——「全越性」(Transall)運輸機。

——直昇機（「羚羊型」(Gazelle)，「山豹型」(Puma)，「雲雀型」(Alouette III)）。

——AMX 30坦克車。

——輕裝甲車（備有自動機槍(AML Panhard)及長矛(ERC 90 Sagaie)及(AMX 10RC)火力）。

——機動反戰車武器。

——「班豹型」(Jaguar)戰鬥轟炸機（支援用）。

部隊方面，傘兵部隊是干預部隊的先鋒，尤其是第三和第八「空降海軍陸戰團」(R. P. I. MA. "Régiments Parachutistes d'Infanterie de Marine")及「第二外籍傘兵團」(R. E. P. "Régiment Etranger Parachutiste")。

法國在季斯卡總統任內，曾於一九七四至一九七六年間就法國的干預部隊的配備與兵力作了一些改革和加強措施。這些改革和當時的非洲情勢當然有關連。法國對非洲的軍事干預使她獲得了「法國，非洲的憲警」(La France, Gendarme de l'Afrique)的雅號<sup>⑥</sup>。基於季斯卡總統的改革措施，一個「快速行動部隊」(Forces de déploiement rapide)整編完成，包括兩個師和一個機動裝甲旅：

——第十一傘兵師（一萬五千人）駐紮在法國西南部。

——第九海軍陸戰師（七千六百人）駐紮在布勒坦 (Bretagne)。

註<sup>⑤</sup> See Pierre Mesmer, "Le devoir de réagir"; André Bettencourt, "Pour une reconnaissance des réalités"; Léo Hamon, "Quelques thèmes de réflexion"; Michel Marteau, "Indépendance et Solidarité", in *La volonté de défense*, Revue de l'Europe, No. 10, 1981; respectively pp. 10-14, 21-23, 34-35, 36-39. For a similar account, refer to Luckham (R.), *op. cit.*, p. 100.

註<sup>⑥</sup> See: "French Policy in Africa: a lonely battle against destabilis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II, 1979, pp. 108-133.

——第三十一旅(三千五百人)駐紮在普洛望絲(Provence)。除了上述師、旅部隊外，法國在布萊斯脫(Brest)和杜龍(Toulon)兩基地的艦隊也經常在地中海和大西洋巡弋。此外，配有前述「全越性」和「斑豹型」以及「普雷格·大西洋型」(Bréguet-Atlantique)的運輸機，戰鬥機和偵察機的空中戰術部隊也隨時待命。

綜上所述，法國專門為因應非洲事故的干預部隊的兵力，除空中運輸稍嫌單薄外<sup>⑤</sup>，毫無疑義地，其行動的迅速可以超越任何其他強國，甚至包括美國的「快速行動部隊」(Rapid Deployment Forces)在內。事實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中，的確沒有別的國家能比法國更有效、更快速在非洲舞臺上展開軍事行動。以地域幅員的廣濶而言，法國的戰略交通網排名世界第二，在美國之後，但在蘇聯之前<sup>⑥</sup>。法國在非洲的軍力和在軍事部署上有這麼一個地位，也可以說是由非洲的情勢所帶動和造成的。

## 七、遠征軍實際行動事例

法國近年來在非洲的軍事行動，除了蘇彝士運河的幾次參與(一九七四、一九七五、一九七八)，北非的突尼西亞(一九八〇)、和黎巴嫩(一九七八年起，屬於聯合國範圍)等地外，僅以本文研討範疇內的非洲國家，亦即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國家來計算，即有下列各國：

- 加彭(一九六四)；
- 查德(一九六八、一九七五、一九七八、一九八〇)；
- 吉布地(一九六七、一九七四、一九七六、一九七七)；
- 馬育德(一九七七、一九七八)<sup>⑦</sup>；
- 茅利塔尼亞(一九五六—一九六三、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一九八〇)；
- 中非(一九七九)；
- 薩伊(一九七七、一九七八)；
- 查德(一九八三)。

註<sup>⑤</sup> 一九七八年法國應薩伊之請出兵干預砂巴事件，以運輸機不足會籲請美國協助。

註<sup>⑥</sup> Information obtained by Robin Luckham from Ivan Wilks, of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cord Association". See Luckham (R.) *op. cit.*, pp. 95-111.

註<sup>⑦</sup> Mayotte 爲莫摩(Comores)羣島之一，面積三七四平方公里。介於馬達加斯加與東非海岸之間，一九七六年人民公決仍留法屬。

上述法國直接軍事干預行動中，符合軍事同盟和解決紛爭的原則和精神的，僅為中部非洲各國，即加彭、查德、薩伊和中非等數國，至於吉布地和馬育德（Mayotte）兩地區，純為增加當地軍警員額與配備，以加強鎮壓暴力的治安力量性質。又茅利塔尼亞由於牽涉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有關西撒哈拉領土糾紛問題，其範圍屬於馬格里布事務（maghrebain）<sup>⑤</sup>，故本文不予論列（按：馬格里布即西阿拉伯）。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七至十八日晚間，加彭軍人發動政變，推翻加彭總統。後者透過法國大使向法國求援。法國駐達卡及布拉薩市兩地傘兵部隊即於二月十九日凌晨降落加彭首都自由市立即將叛軍制服，恢復加彭總統姆巴（Léon M'Ba）的職位。

法國軍事行動干預加彭政變，使政變流產，原政權獲得賡續。但在此事發生半年以前，同樣屬於中部非洲的國家——剛果（布市）<sup>⑥</sup>，却遭遇了不同的命運。法國對同樣簽訂了防衛協定的國家却採取了不同的立場，完全隨法國的好惡而定。一九六三年八月，剛果（布市）發生動亂（我外交部沈前部長昌煥適在剛果訪問）<sup>⑦</sup>，雖經當時的總統于魯向法國要求緊急聲援，但遭戴高樂拒絕，于魯總統終被軍人脅迫下野，由戴巴（Massamba Deba）繼任為總統。誠如非洲問題專家德喀萊納（Philippe Decraene）所指責，法國對非洲國家的軍事同盟義務有時基於政治投機而有歧視及差別的待遇<sup>⑧</sup>。

註⑤ 有關馬格里布問題參閱·Rondot (Ph.), *Le Proche-Orient à la Recherche de la Paix (1973-1982)*, Paris, P. U. F., coll. "Perspectives internationales", 1982, 212 p.

註⑥ 薩伊在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改現名，前原名剛果，人稱比屬剛果，首都原名雷堡市（Brazzaville），簡稱「布市」。當時為使兩個剛果便於識別，常於國名後將首都列於括弧。

註⑦ 剛果八月動亂時，我外交部沈前部長昌煥正在訪問，作者為隨員之一。回憶當時情形相當驚險，亦可見外交工作之艱鉅。下列電報可見一斑：「臺北外交部轉呈總統、副總統鈞鑒：職在加彭訪問時，已聞布市剛果發生罷工騷動事件，惟詳情未據……報告，且布市為必經之站，為顧及中剛友誼，仍按預定行程於十四日午飛抵剛果海港黑尖市，沈大使琦來接，始悉十三日夜晚民衆暴動，攻破監獄，釋放囚犯，焚毀各部長住宅，並要求政府除副總統外總辭職，因此國慶及訪問節目全部取消等情。……飯後續飛布市，五時抵達機場，杳無人跡，職等自行搬運行李進城。五時半謁晤于魯總統。渠神志疲倦已極，但仍稱道鈞座睿智偉大，承派外長來訪，衷心感激等語。職等座車過處，遭軍警持槍盤問。入晚職悉于魯總統已允將全部閣員除副總統等一二人外全部撤職，以平民忿。職等原定十六日渡河赴剛果（雷堡市）訪問，因鑒於布市對外電訊、電話、交通均告斷絕，十五日晨剛政府忽又解除戒嚴令，羣衆遂獲包圍總統府，要求于魯總統下野，布市已入無政府混亂狀態，乃飭丙代辦正臬於清晨設法先行渡河趕赴剛果（雷堡市）大使館，洽僱專輪，以便提前一日過河。至下午一時半，剛軍上尉某乘機脅迫于魯總統下野，形勢更形惡化。候至下午四時，丙代辦正臬乘專船來迎，始獲於混亂中登船離布市，半小時後即平安抵達彼岸，沈大使親率領全體館員候迎。特電陳鈞察。職昌煥。十八日」上電由駐剛果（雷市）大使館於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四時發出。

註⑧ Philippe Decraene, *Vielle Afrique, Jeunes Nations*, Paris, P. U. F., 1982, p. 201.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至二十一日之間，法國遠征軍分別從法國本土和加彭的首都自由市兩路空降中非，迫走中非皇帝卜卡薩一世 (Jean-Bedel Bokassa Ier)，使中非前總統達柯 (David Dacko) 重登元首寶座。卜卡薩稱帝時法國曾給予大量財援，嗣後因爲卜卡薩橫逆專制，引起人民公憤。法軍的干預也可以說爲民除暴，但法國當局當時對卜卡薩「棄之如敝屣」的作法會引起輿論界的論戰<sup>⑤</sup>。

在薩伊方面，法國遠征軍在砂巴 (Shaba) 事件中，更是防止了一次分裂戰爭，保全了薩伊的領土完整，遏阻了蘇聯的擴張野心。法國是基於薩伊總統莫布杜將軍 (Gen. Mobutu Sese Seko) 正式請求，先後於一九七七年 (三、五月) 及一九七八年 (五、六月) 派遣傘兵，會同摩洛哥軍隊 (一千五百人) 等擊退受蘇聯、古巴幕後支使的分別自安哥拉 (Angola) 及尚比亞 (Zambia) 入侵的前卡坦加憲警部隊。法國的此次行動獲得了多數非洲國家如埃及、蘇丹、塞內加爾、象牙海岸、加彭等國的喝采與支援<sup>⑥</sup>。法國總統季斯卡就此次砂巴軍事干預事件，曾有下列的聲明：「我不願意法國的非洲友邦，在她們自身的權益範圍內，當她們的安全遭受到威脅時，感到被遺棄。她們不會被遺棄的。歐洲對非洲大陸所發生的事故不可能置身事外的。這將是歐洲漠不關心的最大罪過。我們決意要藉此機會 (參與砂巴事件) 表達歐洲與非洲利害一致的關係」<sup>⑦</sup>。

至於查德方面，法國前後共有三次軍事行動。第一次，爲了支援查德總統董巴貝 (Tombalbaye)，軍事行動持續了五年 (一九六八—一九七二年)。第二次軍事干預是爲了支援當時的總統馬倫 (Malloum) 打擊叛軍「國家解放陣線」 (Frolinat)<sup>⑧</sup>。結果，戰事於一九八〇年結束。在十一個政黨所組成，由顧庫尼 (Goukouny Weddeye) 領導的「國家聯合過渡政府」請求下，法軍不得不自查德撤兵。這可能是法國在非洲軍事行動中唯一的失敗紀錄。第三次的軍事干預 (被稱爲芒達 "Manta" 行動計劃) 於一九八三年開始，其規模之大，爲前所未見，目前尚未完全結束。這個行動有三個特點：長期性，與第三國公然衝突 (利比亞)，外國部隊 (薩伊) 參與作戰。基於這次軍事參與，可見法國當局不管局勢如何艱困，爲了取信於非洲國家，拒絕考慮「放棄」查德的決心，也可見法國在查德駐兵似乎是維護查德主權的唯一保證，更可見法國是西方國家中唯一爲了對付非洲任何

註<sup>⑤</sup> Decraene (Ph.), *op. cit.*, p. 204.

註<sup>⑥</sup> 關於薩伊危機有關詳情，可參閱Elilia M'Bokolo所著《被覬覦的非洲》 ("Le Continent convoité) 前揭書一五六—一六四頁。該書第一五九頁依照時間順序敘述薩伊危機甚詳。

註<sup>⑦</sup> In *L'Echo de l'Afrique*, No. 153, dn 14 avril 1977. Quoted by Decraene (Ph.), *op. cit.*, p. 203.

註<sup>⑧</sup> *Front de Liberation Nationale*.

不穩定形勢肯負起責任的國家<sup>⑤</sup>。

法國在非洲，由於英國的退出，比利時的無力感和葡萄牙因非殖民化（Décolonisation）所引起的危機，目前已成爲在滇南唯一具備軍事作戰能力的前殖民國家。法國在這一方面的領導地位也使她成爲第一個可以抑制蘇聯擴展的西方國家；甚至，和美國相較不獨毫無遜色，且或過之。在印度洋方面，由於英國勢力於一九七一年的撤退，法國成爲繼美、蘇之後，世界上第三位海權國家。

綜結法國前述各次軍事「干預」（Intervention）——我們也可稱之爲「軍事干預主義」（Interventionisme Militaire），大致可以分爲幾個類型：

（一）鞏固政權型 這類軍事干預，大致發生在非洲國家獨立初期。這些國家獨立伊始，內部尚有動亂，派系未臻統一，政權有待鞏固。這類干預的典型例子，是一九六四年法軍在喀麥隆協助掃蕩「喀麥隆人民聯合」（L'Union des Populations du Cameroun）分子，和鎮壓巴米雷克（Bamileké）游擊隊。

（二）穩定局勢型 這類干預的目的在建立或恢復一國的良好秩序，具有穩定民心 and 維持治安的作用。例如在中非，由於卜卡薩皇帝的倒行逆施，使人民怨聲載道，法總統季斯卡終於順應中非民情，出兵干涉，迫走中非皇帝。

（三）救平內亂型 這類干預是爲了維護友邦政府元首，免遭政變或暴動所推翻。一九六四年法國傘兵部隊降落加彭，迅速救平叛亂使被政變推翻的姆巴（Léon M'Ba）總統重掌政權，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四）抗拒外患型 這類軍事干預的典型例子，便是查德和薩伊。前者是對付利比亞的南侵，迄今尚未結束。後者是對付蘇聯的擴張，已經平息。

## 八、結語

一九八〇年代，由於一般戰略情勢的變遷，與國際事件的交互影響，非洲地區也遭遇到了連鎖反應。美國，昔日由於經濟、政治、軍事各方面的優勢所造成的世界頂尖強國的地位，現已發生動搖，面對支援盟國的義務，已與無法「克盡厥職」之感。另一方面，蘇聯在最近十多年來不斷地加強她的軍力，已可抗衡任何西方國家<sup>⑥</sup>。蘇聯在第三世界「無所不在」的形勢，以及她

註⑤ 法國在非洲所扮演的角色，依據 Benchenane (M.) 的研究與評估，較諸美國更爲重要。參閱他的著作：Benchenane Moustapha, *Les Armées africaines*, Paris, Publisud, 1983 (see "La Politique américaine", pp. 174 et seq.).

註⑥ See Vernant (J.), "L'équilibre des forces et le contrôle des armements", *Défense Nationale*, janvier 1983, pp. 141-149.

常在國際舞臺上以其龐大軍力作後盾、到處干預要挾的情況，顯示她蓄意擴展勢力範圍的決心<sup>⑤</sup>。

至於非洲方面，蘇聯在衣索匹亞、安哥拉、莫三鼻克、貝南、馬達加斯加等國支援馬列主義政府，而她的觸角也正向其他方面伸展中。美國則以經援和技援為掩護作有限度的軍援，也僅局限於東非少數國家如薩伊、肯亞和索馬利亞等國，（美國在後兩國沒有軍事基地）而部份有關工作係透過中央情報局辦理<sup>⑥</sup>。

美、蘇兩強之外，英國在非洲已作政策性的退却，葡萄牙實施了痛苦的「非殖民化」，比利時則無論在經濟或軍事方面早已興起無力感。在上述這些昔日的殖民母國中，今天祇有法國對非洲具有一套軍事政策，周旋於兩大「超級強國」之間，發揮了遏阻「友霸」或「敵霸」在非洲擴張勢力的作用。

非洲今天動盪不安的情勢，除了非洲國家本身間的紛爭外（例如利比亞在查德，南非對安哥拉，坦尚尼亞犯烏干達），蘇聯應負大部分責任。學者有舉「非洲之角」的紛爭一例，以為摩加迪休（Mogadiscio）和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之鬭即為華盛頓與莫斯科之爭<sup>⑦</sup>，這種看法未免過於主觀。要知蘇聯利用非洲疆界糾紛問題和民族主義情緒大力進行軍事擴張，而美國則懷於越戰教訓不敢在非洲採取積極行動，畏縮不前，致使今日非洲紛爭不息，也使法國的「非洲任務」日益加重。

非洲國家一般性的特徵（南非除外）是「落後」。非洲國家本身已具備先天性不穩定因素——經濟落後、內爭、宗教對立、政治紛爭、人種歧視、游擊隊、邊界不確定，加上離心軍人尋求外助，野心外國正中下懷，於是政變迭起，紛亂時興。法國在這個動盪的非洲，以過去文化、經濟、技援關係為基礎，以軍事武力為工具，建立了一個無形的「法蘭西王國」。基於「合則兩利，分則兩害」的大原則，法、非間的合作維繫了法國本身的生命線（法國所需資源六〇%仰賴非洲）<sup>⑧</sup>，也苟活了這些過去的殖民地。但是時代的進步帶來了武器的革新。過去法國軍事干預的對象是無知的農民、街頭遊行示威的羣衆、或離心的叛變軍人，較易制服。今天的主角則是擁有外來軍援、精密武器、超音速飛機；法國軍事干預部隊也勢必水漲船高，自須仰頭趕上，才可有效因應。因此，法國當局正謀自一九八五年起加強「快速行動部隊」的配備與員額，增編為一支四萬七千人的干預部隊。這一切

註⑤ 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可參考下列兩篇論文：Windsor (P.), "L'Union Soviétique dans le système international" et Marshall (A.), "Les sources de la Puissance soviétique: la puissance militaire dans les années '80" in *La menace soviétique*, Paris, Berger-Levrault, coll. "Stratégies", 1982, pp. 99-116 et 117-131.

註⑥ 有關美國中央情報局在非洲的活動可參閱：Dirty Work: The C.I.A. in Africa, London, Ellen Ray, William Schaap, Karl Van Meter and Louis Wolf, 1982, 258 p.

註⑦ See: Mbokolo (E.), *Le Continent convoité*, op. cit., pp. 203-215.

註⑧ Chaigneau (P.), op. cit., p. 59.

，法國並非單純爲了對付非洲國家內在不安全，也是爲了遏阻外來勢力的擴張。在這一方面，法國早在二十餘年前已有預見並確立了理論的根據，下面這段話仍適用於今天的情勢：

「法國，尤其在軍事方面，對非、馬（馬達加斯加）各國，必須扮演一個卓越的角色……法國不做，別國乘虛而入，逐漸地終將取而代之，把法國排擠於外」<sup>⑧</sup>。

這就是法國對非政策的邏輯，也是法國對非洲軍事部署的基本理由（Raison d'être）。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七日脫稿

（本文作者係巴黎政治學院畢業，巴黎大學國際法學博士，曾任我國駐上伏塔、甘比亞及象牙海岸大使，現任淡江大學教授兼歐洲研究所所長及區域研究中心執行長。）

註⑧ Labouret, "La France et la constitution des Armées des Etats indépendants d'Afrique Noire d'expression française", Paris CMISSOM, 1963, p. 5, cité par Guillemin (J.), *op. cit.*, p. 8.

## 中共現階段經濟政策

自中共整肅四人幫後，經濟政策的演變，舉凡中國大陸之人口政策、人力資源，人民所得、生活水平、以及工、農、商、財經、外貿、科技、能源並生態環境等，本書均有論析。全書約廿餘萬字，廿五開本，全一冊，實售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  
郵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一號帳戶